



把故乡放在南方的风里

孙凯
(澳门)

我把故乡放在南方的风里，
让它慢慢学会潮湿、榕荫和海。

从前，故乡是一匹马，
在草色发黄的地方回头；
后来，故乡是一张机票，
把云层翻过，又把我放回人间。

我在珠海的夜里看桥，
灯火像一行没有写完的句子，
横过水面，也横过少年时的沉默。

海风吹来，
我想起北方的雪、旧屋的炕，
想起梦里故友停下马鞭。

可我已经新的城市里
学会把漂泊说得轻一些：
说它是潮声，是路灯，是清晨的课表。

江南古镇

黄峰
(揭阳)

你从古镇缓缓走来
不曾惊扰陌上花开
碧波倒映的青苔
古瓦添上了色彩

我从江南梦乡醒来
不知古巷伊人等待
新藤萦绕的窗台
轻烟弥漫了墙外

看古镇
一壶清茶一段佳话
檐角多情梨花
亭下青砖灰瓦
烟雨临下
勾勒出传世的水墨画

品人间
一半诗意一半烟火
莲叶疏影轻纱
小桥流水人家
夕阳暮下
市井里
笔下醉年华

身体里长出一棵树

黄琰
(云浮)

暗夜寂静，放大了枝节微小的萌动
攥住一双手，还会有新芽探出一只脚
躯干上长出无数汗毛，汗腺望风而动

不要怪月光绵软，潮汐拦不住暗河涌动
再迟缓的发育也终有枝头簪满花的一天
心潮舒展，枝叶扶苏

这具最适宜的母体
如此柔软，幽深，恰好的温润
我不再满足于，静静拥抱
而是与它缠绕成连理的一株

妃子笑

洪小微
(湛江)

长安的雨还没有落下
岭南的风，便驮着半熟的红
撞进皇宫的雾里

盛唐的马蹄声，千里加急
从枝桠到宫墙，路碎半个中国

一颗妃子笑，落入美人的红唇
像咬碎了，半块盛唐

美人一笑，岭南的太阳
越温静
一颗荔枝，越像
半遮面的胭脂

同桌

周有框
(东莞)

桌布垂下来
就是我们的屋顶
大人的话题在上面漂着
我们在下面
创建自己的王国
她是国王
我是丞相

她把还没啃干净的猪脚
放在我手心里
我把青菜偷偷塞进她嘴里
她从不告密

有一次她打了个嗝
我笑得差点掀翻桌子
上面传来一声咳嗽
我们又安静了
黑暗里她的眼睛亮亮的
像两颗星星

我把食指竖在嘴边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没事，他们还发现不了

父亲的木料

房小铃
(广州)

榆木、槐木、枣木、核桃木、老榆木
它们是父亲的姓氏，也将成为我的
我辨认纹理，像辨认旧伤
一个木匠死去后，木头替他活着

每一块木料都藏着一段旧时光
什么样的因果，才促成这些相遇——
你在树里站了那么久，等我经过

开料、刨平、凿眼、组装
我骨头里的松散渐渐有了形状
但我学会的不是手艺，是沉默
是榫头咬紧卯眼时，那一瞬地动山摇的静

该向木头学习什么？它用年轮写遗嘱
爱是逆向生长的力，愈是深入愈是勒紧
你留下的木料，如今是我全部的边疆
每当我刨出一片卷曲的木花
十年前的你便从纹理里探身
看见的晨光，和此刻刨刃上流淌的
是同一道伤口。而我俯身
把它推成一条更长的路

立春简史

龙晓初
(陆丰)

青草抬头，露珠校准光的刻度
布谷鸟街走三粒寂静，掷入松针堆
我拾起半截枯枝
它体内有去年雷声的余震

老渔夫收网，网眼里漏下三枚鸟鸣
半片云影和去年沉没的陶罐——
罐口朝天，盛满新雨
他忽然笑：这水比人诚实
涨多少，就退多少

而我的掌纹里，正有支流悄然改道
春天从不宣布主权，它只是让万物
在溃散中认出自己的源头
暮色来时，所有融水选择向低处奔涌
仿佛唯有坠落，才配得上重生的语法
春天不是抵达
大地在交出嫩芽前，交出供词

听雨

秦艳娟
(重庆)

雨在青瓦刻盲文
我抬一根食指
触摸时间停驻的一行

檐下垂落的水线
是天空捻碎的秒针
一截，一截
敲薄黄昏，揉成锡纸

我静坐檐下
像枚邮戳盖偏的票根
等候一场雨，将我寄往远方

雨声骤然稠密
千万个我同步拆开封信
又一同，以沉默封口

雨歇之后
人间是张褶皱浸湿的草稿
每道褶皱深处
都晕染着
始终拼凑不全的，我的偏旁